

今朝梦圆

香港回归名人谈



Jin Zhao Meng Yu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香港回归名人谈

今朝梦圆

Today's Hong Kong Dream

名誉主编 巴金



 本书编委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王志伟

今 朝 梦 圆

——香港回归名人谈

本书编委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20,000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1667-0/I·1349 定价：11.50元

为香港回归而
欢呼！

巴金



一九九七年
六月二十日

编 前 语

1997,一个值得大写特写的年月——雪洗百年耻辱,还我中华尊严,香港在经历了一百五十四年英国殖民统治之后,终于要回归祖国了。在倒计时一百日那天,文汇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作协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发起了“名人眼中的香港百年回归”征文活动,正在杭州西子湖畔休养的文坛泰斗巴金先生欣然同意担任这次活动的名誉主任,叶辛、王仲伟任主任,王富荣、江曾培、尹明华任副主任,以上各位加上肖关鸿、郑宗培等组成的一个工作班子立时启动。消息传开,众多与香港有过交往的各界人士纷纷提笔撰写了一篇篇纪实性的散文,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基本面貌。在此还应该感谢劳动报、文学报等媒体,他们的一些祝贺香港回归的文章也进入了这本书的编辑范围,增大了《今朝梦圆》的内容与份量。

目 录

巴 金/题词

丁锡满/太平山远眺〔1〕

马 达/“跑新闻”和“新闻眼”〔4〕

王 琦/重睹旧作忆香江〔9〕

王 蒙/中华民族复兴的吉兆〔12〕

王小鹰/香喷喷的港〔14〕

王安忆/悲情九龙城寨〔17〕

邓云乡/漂浮在心灵上的港岛〔20〕

邓伟志/文化的回归〔24〕

仇学宝/迟来的告慰〔27〕

叶 辛/香港的早晨〔31〕

叶永烈/浓浓回归情〔36〕

汉 闻/钟楼情思〔40〕

冯英子/欢呼！香港回来了〔45〕

古清生/也算“国粹”〔48〕

冰 心/香港回归 我心痛快〔51〕

江 迅/香港厅是部近代史〔52〕

江曾培/扫除尘垢珠更明〔56〕
刘 鹏/携手迎回归 青春献祖国〔61〕
刘心武/我们土地上的楼林〔64〕
朱崇山/心灵的回归〔68〕
何 为/世纪盛典〔72〕
陈 沂/紫荆花开春满园〔75〕
陈文骥/难忘的签名〔77〕
陈玉书/历史是一部伟大的教科书〔80〕
陈庆生/我的家乡 我的祖国〔83〕
陈思和/难说〔87〕
杜 宣/香港抒怀〔90〕
麦 梅/半个世纪的思念和期待〔93〕
张 镗/苟利国家生死以〔96〕
张启承/难忘的一天〔98〕
张熙棠/留在香港的一段情怀〔101〕
杨 澜/朋友的选择〔104〕
李子云/香港归来〔108〕
陆文夫/无价的宝地〔111〕
沈善增/香港的文明与文化掠影〔113〕
林 帆/回首当年话回归〔116〕
林霏开/香港邮票热〔119〕
周亦卿/我的感情归宿〔123〕
季羨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26〕
赵启正/相互照耀更增辉〔130〕

赵丽宏/归来吧,祖国的明珠[133]
胡万春/回归笔[137]
洪丕谟/最忆是香港[140]
施祥鹏/盼回归,怀念邓小平[144]
凌 青/九十九年后的感慨[147]
峻 青/回归盛事岂可无诗[151]
陶 然/依然那座钟楼[153]
徐中玉/万虑一致 殊途同归[157]
徐开垒/兄弟异途同归[160]
顾行伟/走近香岛[165]
钱行健/庆贺回归先行客[168]
唐振常/香港缘[170]
梅 朵/让我的心热烈拥抱香港[179]
曹 阳/心中的旗[183]
曹 雷/香港,熟悉又陌生的城市[187]
萧 乾/一个愿望[193]
章含之/为了香港的明天[194]
程乃珊/回归日记[204]
蒋子龙/香港的性格[217]
黎先耀/圆了我一个梦[222]



丁
锡
满

太平山远眺

每次到香港,总要登一登太平山,看看山上那郁郁葱葱的繁树,山下那浩浩渺渺的烟波,白天那银光耀眼的楼林,夜晚那映天映地的灯火,让山风撩拨衣襟,让情怀奔驰万里。

香港是一顶飘浮在维多利亚港湾的绿色的草帽,太平山是草帽的帽顶,海边环状的市区是镶嵌着珠宝和缎带的帽沿。这顶漂亮的草帽在海湾上飘呀飘的,飘了九十九年,并没有随风而去,终于要回到主人的怀抱。

白天,站在太平山山顶俯视从北角到西环,远眺维多利亚港对岸,只见一片一片钢铁水泥的森林直插白云之端,密密匝匝,间不容发;巍巍峨峨,崇高挺

拔。世界各地，都有迷人的风景：黛色的远山，金色的海滩，飞挂的瀑布，壁立的巍岩。这些都是天工所赐。而人类用自己双手所创造的美景，除了长城和金字塔等七大奇迹，就精巧富丽而言，要算香港的高层建筑了。到香港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高楼的密集和漂亮。从山顶看楼房，真是一种美的享受。形形色色的幕墙，高低参差的屋顶，各种各样的造型，构成了香港独特的风景。最令人激动的，是到太平山看香港的夜景，环岛和九龙那三、四十层高楼几乎每一扇窗户，都放射着明亮的灯光，好像有那几位神仙正在将万斗明珠从空中向岛上倾泻，既是灯的山，又是灯的海，上接天庭，下延广域，高高低低，远远近近，星星点点，都在告诉着人们：这里是繁华的都会，是光明的世界。这是 600 万香港同胞的创造。看路上那飞驰的车流，匆匆的脚步，都说明香港同胞每时每刻都在争分夺秒地为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发展铺垫着经济的基础。没有这 600 万智慧的头脑，600 万勤劳的双手，怎么会把一个小小的渔村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著名的都会呢！

站在太平山，既看到香港的今天，也看到中国的昨天。六十年以前，英国政府是贩毒的罪犯，它使 200 万中国人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伶仃洋面满载鸦片的趸船，毁灭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掳掠了中国政府的白银。1839 年 6 月 3 日，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虎

门销烟，一举销毁 237 万多斤鸦片。盐卤泡浸的黑色鸦片加上石灰，使销烟池翻滚蒸腾的白烟足足冒了二十三天！虎门销烟使中国人民挺起了腰板，却使清朝政府吓得双膝发软，于是，1842 年的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1860 年的北京条约割让了九龙，1898 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香港、九龙全部租借给英国，租期九十九年。三个丧权辱国条约，使中国的历史蒙上了百年耻辱，使香港这颗明珠落入了贼人之手。香港沦落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必然挨打，腐败导致丧权。纵有英雄能抗敌，奈何昏主要降夷。悲哉呀，痛哉。

历史走过了一百年。今天，我站在太平山凝情眺望，看见了被清政府革职发配到伊犁的林则徐，抹去英雄泪，终于笑颜开，同我们一起看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庆祝香港的回归。看到战死在吴淞口的老将陈化成英灵如在，赞扬中国共产党人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站在太平山，看到了北京，看到了上海，看到了 7 月 1 日以后的香港一定会比今天更美、更美。那一天，我要扬眉吐气地说：去你的大英帝国，biy！biy！



马
达

“跑新闻”和“新闻眼”

——香港新闻传媒印象

人们常说,当新闻记者的,有一双能四处“跑新闻”的脚,和敏锐捕捉信息的“新闻眼”。用这个比喻来形容香港的新闻从业人员,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我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曾应香港新闻界同行的邀请,先后三次访问过香港。参观了六家报社和一家电视台,同报社老总、记者、编辑们广泛交谈过,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加强内地和香港新闻界的友谊和合作。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虽点点滴滴,如今回忆起来,印象还是很深的。

在香港这个只有 1070 多平方公里的岛屿上,云集了数百家中外新闻单位,600 多万人口中,有报刊

读者 100 多万,四家电视台以三十个频道全天候地播出,广播电台的电波更是笼罩天空,新闻传媒介入人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惊人的。香港新闻同行的记者都很年轻,大多只有 20 多岁,但他们的工作能量很大。哪里发生新闻事件,哪里有读者关心的热点新闻,哪里就会出现新闻记者,录音机、摄像镜头、话筒一齐拥到新闻人物的面前。“提倡写现场新闻”,对香港记者是费解的,因为他们的活动天地就在发现新闻的现场,他们采访的也都是现场新闻。在战争年代有一句话,叫“枪声就是命令”,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有最新新闻信息的人和事,就是对记者无声的召唤。他们每天东奔西跑,天天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群,不断的询问,不停的观察,他们的口头禅就是“跑新闻”。在公众活动的场所,很少看到香港新闻记者从头到尾地“听会”、“听讲”、“观光”,而是钻来钻去,迫不及待地要抓住新闻焦点,采访新闻人物,获得“本报独家新闻”。在他们的心目中,或者说,他们的新闻眼光,不是会议的规格、出场人物的重要、言词的感人,而是吸引读者关心的是什么,读者的需要和兴趣是什么,“读者需要”成为他们衡量新闻价值的准心,“从读者需要出发”是他们采访写作的动力。正是这样,他们“跑”出了大量新闻,我估计了一下,一般记者每天要采写约二千到三千字新闻,工作量比内地大得多。但是,我也看到,由于香

港新闻传媒的商业化和外来思潮的影响,它的新闻虽然接近市民生活,有时却往往会在追求新奇中失真,它虽注重新闻语言的口语化,却又因渗入大量外来语和地方俚语,文字比较粗糙。

竞争是香港新闻记者在采访生活中的常规,我采写的新闻比别的报纸丰富、可靠,这是对自己工作能力和报纸公信力的肯定。如果我漏失重大新闻,则是自己和报纸对广大读者的失责和愧对。因此记者每天每时都准备拚搏、竞争,使自己的采访频率高,写作勤快,发稿量多。和市场法则一样,这种竞争并不排斥合作。一天晚上十二时多,我随香港《文汇报》采访主任到一家咖啡馆吃夜宵,看到大厅里坐着五六家报社的记者,边吃夜宵边聊天。我细听他们的谈话,有核对今天采访到的新闻情节的,有对新闻事件的不同议论斟酌取舍的,也有交换第二天采访线索的。他们是相互关系好的几家报社记者,每天约定时间在这里聚会以后,再返回各自的报社写稿。这是记者一天采访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不仅在外部,在编辑部内部也有一个互相衔接、紧密配合的机制。过去我不大理解,一张报纸怎么能在短短一二个小时内,由几个人写好、编好一二万字的稿件,编好五六个版面呢?这个奥秘就是很好的协作。当采访一个重大新闻时,报社老总会及时

交待对这一新闻事件的判断,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立即一同赶赴现场采访。同时,版面编辑即着手编写有关资料,让人绘制地图、图表,包括统计资料、历史照片资料等等。当记者简要汇报采访结果后,老总又迅速下达对新闻处理策划后的指示,编辑进一步设计版面,构思主要新闻的地位、标题,同时,老总撰写的评论也交稿了。经过一个多小时不停歇的紧张劳作,一二万字新闻稿(连同照片、图片),五六个版面(连同广告)都已发往电脑间制作了。这样的快节奏、高效率的流水作业,配合默契的协作,确是令人称道。香港综合性的日报一般有五十到一百个版,新闻从业人员大体只有上海大报的三分之一。协作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道理正在这里。

近日,看到香港《南华早报》委托香港市场研究社所作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居民对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治经济信心指标,达到1992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又据报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香港回归“倒计时”标牌指示回归只有一百天时,北京数百名大学生深夜拥向“倒计时”牌前,高举“万人翘首盼回归,一百天后喜相逢”的大幅标语,“香港,回家”的歌声一直唱到天明。作为一名老报人,我每天看内地和香港的报纸,我期待着,香港回到祖国怀抱的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我也期望着内地和香港新闻同行们,进一步携手合作,取长补短,为振兴中华,为发展

我国新闻事业,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共创美好的明天!



王
琦

重睹旧作忆香江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大批进步文化人由重庆、桂林一带往香港转移，我当时也打算去香港开辟新的工作基地，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后，大批进步文化人由上海、南京一带又二次往香港转移，使我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我于1948年初由南京去香港，在那里逗留了两年光景，和黄新波、特伟、张光宇、黄永玉、廖冰兄、阳太阳、米谷、方成等四十余位美术界的同志共同组织“人间画会”，在中共华南局文委的领导下，开展革命美术活动。我们参加了多次文化界集会，发表对时局问题的宣言，联合签名抗议反动派对进步势力的压制迫害，又举办了几次大规模的画展。在全国解放前夕，